

冯梓珊

著

如果每个情迷都是他滴然不漏的计谋

许念

这一次我不会放手

XUNIAN
ZHEYICIWONHUFANGSHOU

你杀了我最爱的人
凭什么还来要求我爱你？！

唐仲晓这辈子只爱上一个人，偏偏是最不该爱的人

父亲告诉他，一旦对什么上瘾了便一辈子都要被操控，这是他们的大忌
可他终究是没管住自己的一颗心

晋江文学总榜
年度代表作

冯梓珊
著

许念

这一年

XU NIAN
ZHE YI CI WO BU HUI FANG SHOU

这一次
我不会放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许念, 这一次我不会放手 / 冯梓珊著. —石家庄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5511-2541-3

I. ①许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5549号

书 名: 许念, 这一次我不会放手

著 者: 冯梓珊

策划统筹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 廖妍 季金芸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刘 清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33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541-3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| c o n t e n t s |

第一章

/ 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 / 001

【1】“陆山没做完的，我要替他做好，我得替他活。”

【2】过去的事很抱歉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尽力补偿你。

【3】那个看似胆小却隐忍坚强的女孩儿，愿意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救他。

第二章

/ 但见泪痕，不知恨谁 / 023

【1】对方语气十分惊慌：“许总，出、出事了。”

【2】让她向杀害陆山的凶手低头，这种耻辱简直比杀了她还要难受。

第三章

/ 爱也煎熬，恨也煎熬 / 054

【1】“生日快乐，小刺猬。”

【2】“迟早要走到这一步，你要明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

第四章

/ 重温旧梦，情深缘浅 / 081

【1】“许念，不是只有你觉得煎熬。”

【2】他简直像是噬人的妖，将她的七魂六魄都要一并吸走了。

目 录

| c o n t e n t s |

第五章

/ 烈爱伤痕，至死方休 / 108

【1】“我对你的恨，从没想到要藏。”

【2】她就像垂死挣扎的鱼，可生杀大权全握在别人手里，偏偏她还是一副臣服的姿态。

第六章

/ 旧事重燃，暗潮汹涌 / 134

【1】“我不是他女朋友。”

【2】“说说吧，宋安平，你靠我做什么？”

【3】“陆山，在骗我……”

第七章

/ 情深至骨，病入膏肓 / 191

【1】“小念是个好姑娘，成全所有人，唯独委屈了自己。”

【2】从小就得了这种病，生死钱权全都被他看淡了。

【3】“你好，我这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肇事者涉嫌预谋杀杀人……”

第八章

/ 尘埃落定，生死相依 / 257

【1】尽人事听天命，至少她也要为他努力一回。

【2】如果可以，他想在那个日期写下一生一世，甚至渴望来生。

番外一·妻唱夫随 294

番外二·拜金与腹黑 300



· 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 ·

如果这世界注定有太多无奈，他愿意为她铸就一个理想的乌托邦。



【1】“陆山没做完的，我要替他做好，我得替他活。”

这座城市一到夏天就闷得难受，仿佛有张巨大的网正吞噬着一切。许念从酒吧出来，浑身的烟酒味都散在冷风里，即使是夜晚，空气依旧黏腻腻的，让人不舒服。她捂着胃朝前走了几步，最后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停住了。

刚才在包厢被灌了不少酒，许念险些就丢脸地吐出来，今晚约的都是圈内有名的大导演，无论如何不能拂了人家的兴致。许念强忍着不适从包里找随身携带的胃药，这才发现手机一直在振动，也不知道响了多久了。

她看了一眼，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她以为是合作商打来的，接起时特意清了清嗓音：“您好。”

隔着电波，那边低沉的声音有些生分，疏离却客气：“许总？”

“是。”许念也礼貌回应，忍着胃痛靠在了树干上。

对方得到肯定答案，这才轻声笑了笑：“陆瓷在我这里，可否过来接一下？”

彼端恰恰应景地传来陆瓷软糯的声音，像是喝醉了，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句什么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安静了一会儿，大抵是在安抚她，几秒后才压低声音补充道：“她闹了一晚上，我很困扰。”

许念愣过之后就马上明白了，陆瓷那丫头真不让人省心，昨天还到办

公室找她请假说要回家补觉。看陆瓷前阵子连着拍了几天夜戏，她心一软就答应了。

没成想陆瓷居然又在骗她！一想到这个小姑子，她只觉得一阵无力。

电话那端的究竟是谁她不清楚，但意思很明显，陆瓷八成又倒贴了。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偏偏那丫头总是不听话。她捻了捻眉心，最后还是沉声问了句：“地址。”

许念今晚也是出来应酬的，酒喝多了自然没敢开车。酒吧门口出租车多的是，走了一辆，另一辆马上停在她面前。她上车报了地址，果然看见司机从后视镜瞧她的眼神都不对了。

许念回以微笑：“您觉得我看起来像小三吗？”

见心思被戳破，司机马上讪讪地扯起嘴角：“小姐可真会说笑。”

其实怨不得司机乱猜，鹭苑是青州最好的楼盘，能住那里的俱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而那儿也是有名的“藏娇窟”。她此刻的打扮也的确容易让人想歪……也许是酒精作祟，许念只觉得脑袋一阵阵钻心疼痛，联想那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不知道陆瓷这次又缠上了哪一位？

听声音似乎也不是好惹的主儿。

难怪那丫头最近总是鬼鬼祟祟对她闪烁其词，连经纪人也敢帮她瞒着。

车厢里刚好在播陆瓷的最新单曲，小丫头音色好，稍加培养必定前程大好。许念有心栽培她，无奈她心思不在这上面，一心只想早早嫁入豪门。

可惜，她总是遇人不淑。

想到这些，许念心口越发难受，开了窗透气，顺便给助理打了通电话。

助理还在酒吧陪着，一听说和陆瓷有关便忍不住直皱眉头：“许总，我去接就好，张导这边还等着您呢。”

“你帮我解释一下。”许念又交了几句就匆匆挂断了。

出租车停在鹭苑门口，这里灯火通明，周围十分静谧，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排列在路径两边。偌大的园区似乎脱离了这座城市的喧嚣和燥热，连空气都好像比别处要清新许多。

许念理了理微微有些凌乱的裙摆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

门岗的保安照例询问，听了地址就放行了。

那栋宅子并不好找，园区太大，最后许念还是问了巡逻的保安才寻到别墅门口。开门的是位中年男子，看起来老实本分，只是眼神微微有些尖锐，

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，这才点点头：“唐先生在楼上。”

许念到现在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，她在青州也算混得风生水起了，可对这人真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。可当她听到这姓氏时，脑子倏地炸开，脚下步子不由得顿了顿。

再一细想，哪里会这样巧？恐怕那人即使回国，也不敢堂而皇之地出现才是。

开门的中年男子大概是这里的管家，见她犹豫，他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：“许总，这边。”

许念压下心里的异样，已经多年不曾记起的往事今晚忽然翻江倒海起来。她跟在管家身后，一路缓慢地上了旋转楼梯。可雕花扶手上的图腾还是看得她心惊肉跳，连额角也开始不自觉地突突跳动。这一切似曾相识，究竟是她太敏感想多了，还是那人当真来了青州？

终于在走廊尽头的房间找到了陆瓷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似睡非睡，身上倒是完好无损，衣服也整整齐齐地穿着。许念不由得松了口气，要真是那人，那他接近陆瓷的目的可就值得深思了……

再环顾四周不见半个人影，只有管家一脸木然地站在她身后，说：“陆小姐喝多了，她的助理联系不上，只好冒昧打扰您。”

许念自然知道陆瓷的酒品，抱歉地点点头：“等她醒了，我会问清楚。”

陆瓷和这个唐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事情没了解之前她不会发表任何意见。

许念伸手拍了拍陆瓷的脸，语气已然冷了三分：“小瓷。”

陆瓷睁开眼，也不知究竟瞧清楚没有，嘟了嘟嘴巴又睡过去了。许念叹了口气，认命地将她半搀扶起来。可许念力气有限，喝醉的人又死沉，踉跄着连自己也一并摔了回去。

陆瓷被她压着，居然还委屈地骂了一句：“疼死了。”

许念被气笑了：“妈看到你这样，到时候你才真是有的疼。”

大约是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陆瓷微微睁开眼，半梦半醒间居然还能认清人：“大嫂？”

许念似笑非笑地扬起嘴角，手上的力道也带了威慑力，用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等回去再和你算账。”

她这人向来护短，有事也不会在外人面前计较。

她又试着将人拉起，身后忽然传来沉稳的脚步声，接着横里伸出一只手臂，耳边响起了清澈沉静的男音：“我来。”

许念身子一僵，木讷地望过去，目光最后落在了那人棱角分明的脸上。

顿时，好像世界都静止了——

离得近，又逆着光，无从分辨这究竟是真实抑或幻觉，许念耳边只剩自己的心跳声，那人的眼睛深邃而明亮，眼球微微带着琥珀的光芒。

他的气息危险却镇定，身上有淡淡的烟草气息。

他说：“许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

是了，就是这个声音。

之前隔着电波，她竟然连这个人渣的声音都没听出来？！

陆瓷见了这人，委屈劲儿马上又上来了：“唐仲骁，你居然给我大嫂打电话，她回去会揍死我的！”

他却没看别人，目光只直直地对着许念。

许念怔忡地望着他，那眉眼那五官，一点点儿细细地观察，最后她发现，他果然是那年遇上的那人。

那些年，她是靠恨着这个人才活下来的，每天都在梦境和现实中一遍遍温习重遇这个人的场景，最好手起刀落，直接刺中他颈间的大动脉，或者一枪毙命。

然而一切都来得太快了，她还来不及准备，这个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她眼前。

许念的拳头渐渐收拢，最后握得手背上的经脉森然毕现。可她现在终归不是那个青涩的小姑娘了，深知这么做之后，恐怕她和陆瓷都走不出这间房间。

这里安静的表象后隐藏着什么，她再清楚不过。

理智战胜一切，许念还懂得微笑面对：“唐仲骁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？”

许念长相偏艳丽，那一笑令人生出几分恍惚，可笑容背后满是恨意。她恨他，他当然知道。

唐仲骁平静地看着许念，眼底波澜不惊，深邃的五官看不出任何情绪。许念以为他会说点儿什么，却见他只是伸手帮忙将陆瓷扶起来。

许念急忙去接，厌恶地瞪着他“别碰她！”就仿佛他是病菌会传染一般。

唐仲骁这才收回手，面上一派沉静：“我让司机送你们。”

许念眉心一紧，有些不明白这人究竟要做什么，干脆直言道：“我不知道你又在算计什么？但是陆家的人，不、准、碰。”

唐仲骁依旧是那样清冷地看着她，也不说话。他眼底深沉，永远是别人无法轻易揣测的。

许念咬了咬牙，一字一字地说得异常清晰：“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许念，这儿也不是意大利，你若不信，尽管试试。”

唐仲骁这才开口：“许小姐，我想你误会了。”

穿着白衣黑裤的男人，一如当年的样子，明明过去了许多岁月，可他身上却半点儿痕迹都看不到。他甚至比那时看起来还要平和，腕间戴着佛珠，眉眼清明。

“是陆瓷主动接近我的，我并不知道她认识你。”他说话时就那样专注地看着许念，见她没什么反应，他又微微露出点儿笑来，“如果知道，我一定早早避开了。我也不想和许小姐碰面。”

那副纯良无害的模样，要是别人大概就真信了他这番说辞，可许念是亲眼见识过他真面目的。这个人有多城府，没人比她更清楚。

“那唐先生刚才还给我打电话？”

她嘲讽的口气太明显，可唐仲骁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，还拿了陆瓷的包体贴地递过来：“我以为同名而已。”

这是在暗示她的名字太烂大街？

许念气不顺，一把夺过他手中的东西。

唐仲骁修长的手指被冷落在半空，他笑了笑，优雅地插进口袋里，接着又说：“不想见也见了，这里不好打车，我送你。”

这话只换来许念一记白眼和不屑，如果可以，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杀人凶手。许念非常镇定地回道：“和你多待一秒都让人觉得恶心。”

她终于成功地让对面男人的眼底起了一丝波澜。唐仲骁英挺的眉峰深深蹙起，大抵是惊讶她这些年的变化。

可他却不知，她如今这番尖锐和果敢还不都是拜他所赐。想起当年在他面前的狼狈，她更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，索性警告他一句：“如果你再接近陆家的人，别怪我不客气，我不是说说而已。”

许念身形娇小，可气势却一点儿也不输人。

唐仲骁嘴角弯了弯，无声地侧过身让开一条道来。

这是准备放她们走了？

许念又戒备地看了他一眼，见没什么异样，这才迅速将床上的人拉起来。陆瓷踉踉跄跄地钩着许念的腰际，又茫然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许念抿着嘴唇什么也没说，要是陆瓷知道眼前的人究竟是谁，怕是会后悔今晚在他眼前出尽了洋相。

身后突然又传来那人漫不经心的嗓音：“许总该管好自己的员工，别让她随意骚扰别人才是，我没报警你该感激我。”

被倒打一耙，许念却无从反驳，她只得带着陆瓷尽快离开这里。她们从唐仲骁身边经过，那男人明明什么也没做，可存在感太强，许念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或许她骨子里，对唐仲骁除了恨之外，还有本能的恐惧。

好在什么都没发生就顺利出了那栋宅子，许念步子急，陆瓷被她拖得差点儿摔倒，一急便大力甩开她的手：“大嫂，你跑什么啊？”

迎面就有晚风灌过来，这会儿陆瓷清醒多了。许念忍耐着回过头，怒极反笑：“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一点儿？”

陆瓷揉着被她捏红的手腕，无所谓地撇撇嘴：“反正在你眼里我也就这样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”

许念看着陆瓷隐匿在暗夜里的苍白小脸，陆瓷今年也才二十一岁，这个年纪本该在大学无忧无虑才对。

她一肚子火也渐渐熄灭了，走过去，语气已不似先前那般冷漠：“小瓷，这个男人很危险，离他远点儿。”

陆瓷狐疑地抬起头，澄澈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，最后耸了耸肩：“你以前也这么说的，我认识的男人好像就没一个靠谱的。”

许念张了张嘴，知道说多了也是徒劳，于是话锋一转：“你新专辑成绩很棒，我今天约了张导，公司正在筹备一个新剧本，这个角色非常适合你，加上后期宣传，一定可以……”

“你和唐仲骁是什么关系？”陆瓷却根本没在听，不客气地打断她。

许念终于沉默下来，对上她审视的目光，忽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“你一直在强调什么陆家人。”陆瓷见她不说话，讽刺地哼了一声，“他是你的旧情人，怕他报复才接近我？原来你也不过如此，我还真以为你心里只有我哥一个人。”

许念脸色一变，垂在身侧的手指用力蜷起，最后又慢慢舒展开：“我和他没关系，别乱猜。”

陆瓷眼神凉薄地望着她，良久才扑哧一声笑起来：“看把你吓的，我从小就认识你，还不知道你心里有谁。”

许念却一点儿都轻松不起来。

陆瓷走过来挽住她的胳膊：“大嫂，我的事你别管了，你知道我从小养尊处优惯了，就是这么一人，让我辛辛苦苦拍戏养家，那我宁可早点儿找个有钱人嫁了。”

许念还想再说什么，陆瓷拦住她：“嘘，咱俩不同。”

看到陆瓷脸上与年纪不符的老成，许念只好将剩下的话都咽回肚子里。如果可以，谁又愿意被迫坚强？

她也想辛苦的时候有个肩膀可以依靠，可惜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不得不肩负起的责任。

见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陆瓷以为是自己提到了大哥的缘故，吐了吐舌头，有些心虚：“你又想我哥啦？”

许念心里一阵难受，再抬头时眼圈都红了，却还笑着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陆瓷叹了口气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其实也好些年了，你一直照顾我们，你又不欠我们家……要是遇上合适的，你就再找个。”

这话以前从没听陆瓷说过，许念有些意外，片刻之后搂了搂她肩膀：“胡说什么呢，谁也比不上陆山。”

陆瓷同情地看了她一眼，最后什么都没再说了。有时，陆瓷心里挺佩服许念，一个女人二十出头就守寡，而且这么多年全靠她撑着一个家，可惜，女强人不是谁都能做的。

两人慢慢地朝小区门口走，谁也没注意二楼窗口那道颀长的身影。唐仲骁把玩着手中的佛珠，另一只手慢慢地放下帘子。管家在身后轻声提醒：“先生。”

唐仲骁知道他的意思，摆了摆手，回身接过他递来的药丸。管家见他吃了才放下心来，又忍不住问：“就这么让许小姐走了？”

唐仲骁看了他一眼，微沉的眼底有些看不懂的情绪，语气却是轻松极了：“碍事，我们很快会再见。”

她们回家之后，阮素珍已经睡下了。阮素珍这些年身体越来越差，有

时候黑白颠倒地都在睡觉。客厅只剩刘妈还在收拾东西，见她们回来急忙迎上来：“回来了，要吃夜宵吗？”

许念没胃口，倒是陆瓷一听就双眼发亮：“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刘妈忍不住笑她：“怎么还是那样，一听吃的就来劲儿，你当明星得注意身材！”说完，她又欲言又止地看了眼许念。

许念会意，原本准备上楼的动作停了下来：“怎么了？”

刘妈压低声音道：“太太的药快吃完了。”

许念点点头：“我会安排助理去办。”

“陆舟也好几天没回来了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”

许念一一听着，陆瓷早就跑进厨房找东西吃，找了一阵探出头来：“八成又去泡妞了，大嫂你别管他。”

刘妈瞪了她一眼：“陆舟虽然胡闹，可向来孝顺，这样好几天不回来，看太太的情况还从没发生过。你都不知道担心你二哥。”

陆瓷翻了个白眼：“他都二十六了，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刘妈嘴里又数落了几句，这才回头看着一脸倦容的许念，心疼地拉着她的手说：“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靠你，我也帮不上忙，只能跟着添乱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帮我照顾妈已经很辛苦了。”许念又得安慰她几句，老人家心思重，断断续续说了一通才放人。

许念终于回到房间，虚脱似的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发呆。累，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叫嚣着，可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。她翻了个身，正好看到床头柜上陆山的照片。

那是张年轻且英俊的脸，他身上永远有清新而干净的味道，她伸手拿过来，手指一点点儿摩挲着他的五官。

“我是不是老了？”

自然不会有人回答，她却轻声笑了笑：“可你还是那样子，会不会嫌弃我？”

寂静的房间里只有她低哑的声音，手指触碰到的依旧是冰冷而坚硬的玻璃质感，她苦涩地抿了抿嘴唇，将相框贴向心脏的部位。

她和陆山是青梅竹马，一路顺顺利利，彼此喜欢。如果不是五年前那场意外，如果不是唐仲骁，他们大概可以白首一生的……

想着陆山，她的眼泪就又流了下来。

昨晚，许念做了个噩梦，梦里全是唐仲骁。早晨起床，她黑眼圈重得连化妆都盖不住。陆瓷打着呵欠，头发乱蓬蓬地陪她吃早餐，忍不住好奇地问道：“你今天气色怎么这样差？”

许念不说话，低头看报纸。

刘妈将她手边的咖啡换掉，送上来一杯热牛奶：“昨晚喝酒了，今天再喝这个胃会受不了。”

许念的手背碰到玻璃杯，那热源好像一下子传进她心里去，她忍不住扬起嘴角：“谢谢。”

陆瓷在一旁抗议：“刘妈你偏心，我昨晚也喝多了！”

“许念那是应酬，你呢？”刘妈头也不回地进了厨房，末了又远远对许念说，“你今天可要记得找找陆舟啊，太太一直在问呢。”

许念看了眼时间，准备给相熟的吴局打个电话，孰料她惯性地去找手机时才发现不对劲。昨晚她心里乱，一路又和陆瓷争辩，等回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现在仔细回忆起来才发现整个包都不见了。

她是做娱乐的，手机里有不少大腕的电话号码和私密邮件，要是丢了可真不得了。

许念在房间来回走动，仔细回忆昨晚的每一幕，可怎么想都记不起包到底落在哪儿了。她又用备用手机给助理打了电话，出租车公司也问了，哪里都没有。

电光石火间，她蓦地停了脚步，难不成……掉在唐仲骁家里了？

许念昨晚才撂了狠话，本以为从此不会和那人再有任何联系，没想到才第二天，自己就要亲自找上门去。

纵然再不情愿，许念还是得亲自去一趟，打定主意下楼，她正好看到陆瓷在逗扭扭玩。阮素珍也已经起床了，正在阳台听广播。

扭扭是家里养的小折耳猫，刚被带回来时它全身都是肉，走路几乎都是扭来扭去，所以陆舟兄妹俩就给它取了这么个名字。阮素珍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抱着扭扭坐在阳台晒太阳。

此刻，陆瓷穿着短裤背心，浑身上下都是早晨初阳的味道，脸上的笑容纯粹而干净，趴在阮素珍腿上低声说着什么，偶尔伸出手指戳扭扭的鼻子。

场景难得如此温馨，许念心里十分羡慕，她这个年纪的时候似乎也和

陆瓷一样是被宠着的……

走神的瞬间，陆瓷已经抱着扭扭走过来，张开五指在她眼前晃了晃：“嫂子？”

许念定了定神，这才微微严肃地对她说：“今天一定要回公司，要是我没记错，你今天还有个公益活动要参加。”

陆瓷嘟了嘟嘴巴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阮素珍的方向，这才刻意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和唐仲骁真的没什么？”

许念不懂她怎么好端端又问起这个。陆瓷捂住嘴巴对她耳语：“要是你们真没什么，我可就继续追他喽。”

像唐仲骁那样的衣冠禽兽的确是最具欺骗性的，许念眉间一紧，马上就握住陆瓷的手：“听着，离那男人远点儿。”

陆瓷皱起眉头，有些不高兴了：“理由？”

对，得给她一个理由，可是——

话到嘴边，许念还是没能讲出来，她知道陆瓷的性格，小丫头单纯冲动，说得难听点儿便是凡事不怎么过脑子。要是让她知道，陆山就是因为唐仲骁才出的事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，有些话说出来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。

许念沉吟片刻，缓缓语气，说道：“小瓷，男人都是靠不住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，什么事都只能靠自己……”

陆瓷扑哧一下笑出声来：“你是在说我哥也靠不住吗？”

“你哥是例外。”

许念还想再说，陆瓷已经不耐烦地打断她了：“唐仲骁不也一样，你了解他吗？别将自己的偏见强加在别人身上。他有钱长得又帅，这样身份的人却从没闹过绯闻，洁身自好不说，没事就参加慈善事业。”

末了，她还感叹一句：“简直不能再完美了。”

许念已无话可说，以前遇上这种情况，陆瓷一定会乖乖听她的。

陆瓷也意识到自己语气过激，沉默片刻便主动示好：“我真的成不了你这样的女强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也许你觉得没志气，可我觉得很好。嫂子，要是我哥还在，你不也和我一样吗？”

小丫头忽然变得口齿伶俐，许念回想自己当初的模样，可不就像她一样爱情至上吗？

“谁都可以，唯独唐仲骁不行。”许念揉了揉太阳穴，已经越过陆瓷

朝阮素珍走过去。

阮素珍也留意到这边的情况，微微睁开眼，混沌的目光中透着几分责备：“小瓷，你又顶嘴。”

陆瓷没再说话，抱着扭扭上楼了。

许念在躺椅边蹲下，顿了顿才说：“最近太忙，也没时间陪您好好说话。”

阮素珍无声地笑着，正好有几缕阳光射过来，她不由得伸手去挡。许念站起身将帘子拉上，这才听她说：“小念，该找个正经人家嫁了，女人还是得有男人在身边才像样。”

“好。”许念漫不经心地应着。这话题老人家说了好多次了，许念拿了垫子枕在她后腰，有心逗她，“您是在说，我现在越来越不像女人？”

阮素珍无奈地摇头：“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。”

“那您就别操心我，您安安心心就好。”许念握了握她的手背，已经拿起包要走。

阮素珍也知道她在敷衍，忍不住叹气：“你和陆山才登记就出事了，连婚礼都未来得及举行。小念，这些年是我们亏待你了。”

许念回身看着她，阮素珍已不像当年那般年轻了，才五年就已老态尽显，恐怕老的还是心。

当年的丧子之痛对她打击太大。

“妈。”许念俯身，用脸贴了贴她苍老的面颊，“陆山没做完的，我要替他做好，我得替他活。”

这是妻子的责任，更是她心底解不开的结。许念觉得，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和除了陆山之外的男人在一起了。

阮素珍精力有限，才说了几句就一直喘，大概心里又想起了陆山，眼泪都隐忍地蓄积在眼眶里。许念喂她喝了水，又陪她说了一会儿话才离开。

【2】过去的事很抱歉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尽力补偿你。

路上，许念用备用手机给陆舟打电话，依旧是关机，这种情况的确是第一次出现。许念也开始疑惑，陆舟这人虽然贪玩，但很多时候还是靠谱的，至少比陆瓷要听话许多。

她思忖片刻，最后决定拿回手机后给吴局打电话托他找人，希望陆舟

那儿别出乱子才是。现在唐仲骁回国了，仿佛周围都是危险。

正好遇上红灯，她又迅速给陆瓷的经纪人邹颖打了个电话，对方是她发小，在圈里算是有名的金牌经纪人。

邹颖明显还在睡，瓮声瓮气地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知道陆瓷最近和谁在接触？”

她开口语气就极为严肃，邹颖这才清醒了几分：“谁？”

许念嗓音沉了沉，慢慢吐出那人的名字：“唐仲骁。”

邹颖一听这名字就马上骂了句脏话，蓦地从被子里坐起来：“许念，我可真不知道，那丫头嘴里就没句实话你还不知道吗？她知道我们的关系肯定连我也一并瞒着。不对，她应该不认识唐仲骁啊，那人不是在国外吗？”

邹颖机关枪似的问了一大通，许念心中其实也有很多疑问，最后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帮我盯紧她，我怕唐仲骁是故意的。”

邹颖沉默几秒，这才叹息一声：“这不都好多年了吗？陆山也都不在了……仇也报了，他还来干吗？”

许念也想知道他回来做什么。

邹颖忽然惊叫一声：“不会是回来找你吧？想当年，你不是被他绑架过用来威胁陆山，那段日子也算同生共死了。”

经她提起那段噩梦，许念到现在依旧心有余悸。

“一般像他那种拿命赌将来的人，对和自己出生入死的人都有特殊感情啊。”

许念不由得嘴角抽搐，这人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！

邹颖完全陷在自己的臆想里出不来，继续神游天际：“绑匪爱上人质，不惜为她改过自新重新做人，简直浪漫又虐心啊。”

许念不得不打断她：“你真该去做编剧。”

邹颖意兴阑珊地躺回床上，拿过一旁的烟点上：“知道了，我帮你注意陆瓷。不过我总觉得那人回来是为了你……”

“邹颖。”

“好，不说了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别忘了陆山是怎么死的。”

许念挂了电话，长久地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致，她怎么可能忘了陆山是怎么没的？唐仲骁是她的仇人，她永远铭记在心。

白天的鹭苑更安静，门口的保安似乎还认得许念，没怎么刁难就放她